

工人不能落在后面

正确的政策意味着国内与国外都有好工作

弗朗西丝·奥格雷迪

最近，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事件被广泛解读为是全球化进程的倒退。虽然旧的政治共识是全球化对所有人都有利，但不可否认，这一共识目前面临着压力，英国退出欧盟事件就是其结果之一。而且，尽管英国退出欧盟公投之前的争议集中在移民问题，公投结果却引发了对全球化两大支柱——商品与资本的跨境流动——的广泛质疑。过去30年来，英国某些地区制造业的就业已经消失，这些地区在投票中以压倒性的优势选择退出欧盟，而除了繁华的伦敦和东南部地区之外，不足1/7的选民选择留在欧盟。

在大西洋的对岸，国际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尽管有些人仍对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感到困惑，但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的争论相对较少，以及能否对全球化进行改造，让普通人也能受益。

工会组织在这些争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工会生来就是国际主义者，有支持公平国际贸易和跨国合作的悠久传统。我们的价值观也让我们基于其对工薪阶层的就业、工资、权益的影响来评估任何思想、政策、趋势的优点。

要评估全球化，首先要对它进行定义。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化贸易量增长显著，其中1988—2008年被视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全盛时期”，国际贸易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壁垒减少等原因而加速增长（Corlett, 2016）。

但是，在这段时间，不仅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增长，



弗朗西丝·奥格雷迪（Frances O'Grady）是英国工会联盟的秘书长。

跨国资本流动也大幅上升。很多国家减少或停止了对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控制，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全球贸易量的增长不可避免——至少在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之后是如此——但却认为跨境资本流动明显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那么，随着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大幅增长，工薪阶层的处境如何呢？在这段时间，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每天收入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数量在1981—2012年间减少了至少10亿。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ć）所指出的，很多较为贫穷国家的人口的收入都大幅增长。

可喜可贺的是绝对贫困已大为减少，但作为工会组织，我们还追求更大的公平。而在公平方面，尽管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

例如，尽管英国目前的就业率创历史新高，但受制造业就业减少的影响，很多社区经济不景气、就业前景渺茫，高失业率还是留下很深的伤痕，其中1980—1988年之间平均失业率高达11%。1980年，英国就业人口中，制造业占了1/4，而今天却不足1/10（ONS, 2016）。

当前，很多制造业工人仍然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其中包括英国钢铁行业。尽管对中国开放市场降低了英国消费品价格，但在那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行业工作的工人则要遭受长期失业和低工资的影响，其中工资最低的工



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Pessoa, 2016)。

因为从高技能、高工资岗位(包括制造业岗位)转移至低工资的服务行业,英国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增长乏力。但在最近几年,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希腊之外,英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平均工资降幅最大的国家。在《金融与发展》2016年6月号刊登的“新自由主义:被高估了吗?”一文中指出,认为金融开放会促使经济更加稳健增长的观点似乎是言过其实,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会加剧经济波动与收入不平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私人债务不可持续地增长,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也是如此,而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危机爆发,很快便会传遍全球。

但是,因此就认为过去30年间工人就业情况恶化与工资降低全是全球化惹的祸,这会让一些国家的政府逃脱责任。国内政治家通常给公众一种印象,即以为他们对全球趋势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政策选择其实对工薪阶层的就业和工资前景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迅速恶化(见图),高层收入急剧增长,中层收入增长缓慢,而底层收入没有增长。虽然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税收和福利新政策。虽然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防止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并不能缩小收入差距。

其中,对工会组织影响最大的是集体谈判权遭到打击,逐步削弱了工会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衡作用。在集体谈判协议覆盖面广的国家,其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无论是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男女之间,还是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收入差距都较小(ILO, 2016)。

因此,作为工会组织,在全球化争论中,我们的首要作用是要提醒自己的政府:政府是有能力改善工人生活的。政府应该鼓励能扩大高技能就业(目前已经消失)的投资,促进并鼓励工会继续发挥维护工人权益和工资方面的关键

作用。由于全球工资趋同,工会也因此有机会开展跨国合作,确保经济收益能更公平地分享,对任何对待工人不公平的现象发挥其影响力。

尽管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基于对工薪阶层的就业、权益、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任何提议——无论是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还是加强税收合作——进行判断。英国工会联盟坚决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该协定会对以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收益的平等分配,公共服务领域(很多工薪阶层在此领域就业),以及民选政府对消费者、环境和劳动保护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政策空间。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应在社会层面和市场准入方面对欧盟单一市场保持开放,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就是让英国人保留住好工作的最佳办法。

我们也坚持认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层面,事情就会不同。广受欢迎的对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整顿的重新审视已经让以下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即国际金融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生产型经济,以及新型国际化的可行性,这种新型国际化允许政府发展国内的生产型经济。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改革就是在追求这一目标,当时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历史上,工会组织在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在创造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全球化进程中再一次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Corlett, Adam, 2016, "Examining an Elephant" (London: Resolutio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2016, "If You Want to Tackle Inequality, Shore Up Collective Bargaining," blog, March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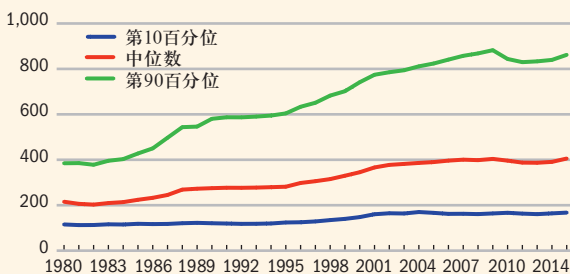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September 2016.

Pessoa, João Paulo, 201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Centre for Economic EP Discussion Paper 1411 (London).

富人增长更多

英国最富裕10%家庭的收入迅速增长,而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几乎没有增长。

(英国实际家庭周收入,英镑,按2013/2014年价格计)



资料来源:英国IFS收入数据,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s://www.ifs.org.uk/tools_and_resources/incomes_in_uk

注:家庭花费按无子女夫妇花费计,即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修改后的同等标准计算。